

義和團引起的併發症

張國柱

白蓮教徒陰謀不軌

義和拳肇源於白蓮教，原爲符咒惑衆，陰謀不軌之秘密教派。清乾隆四十年，白蓮教徒豫人劉松以符咒治病，號召羣衆，被捕遣戍甘肅，其徒皖人劉之協、宋之清等，仍傳布於各省，黨徒甚衆，其後造反，蔓延鄂、川、陝等省，魁首姚之富及齊林妻王氏（綽號齊二寡）等，皆狡悍善戰。嘉慶七年，鄂勒登保、那彥成、楊遇春、安定邦等始予討平。以後民間諱言白蓮教，而根株不絕。八卦教、義和拳等均屬此教之支流。

義和拳在清嘉慶時，起於山東省堂邑縣，舊名義和會，分乾字拳，尚紅色；與坤字拳，尚黃色，民間密相傳習。其時禁令嚴切，犯者以凌遲致死。山東急捕，潛入直隸（今河北）省威縣、景州、清河、獻縣等處，教衆設壇拈香、念咒，創言有衆神附體，以降神惑衆，其神有：伏魔大帝、鴻鈞道人，以及封神榜、西遊記、三國演義等小說中之人物。

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（一九〇〇年）陰曆五月，義和拳、大刀會分別出現於山東省曹州、

德州，慈禧太后嚴令濟南知府盧昌詒查辦。盧知府派隊搜捕，拳民奮起反抗，殺死官兵多人，並將基督教徒十餘戶予以殺掠焚燒，但爲慈禧太后眷戀彌篤的曹州知府滿人毓賢居然開庇拳民，將義和拳改稱義和團。毓賢的抗旨庇匪，不但

不受譴責，反而從此官運亨通，由曹州知府擢升山東藩司，又升爲巡撫。由於毓賢的步步高升，與直隸省總督裕祿惑於拳匪宣稱「扶清滅洋」，因勢利導，推波助瀾，並表薦於朝，至是冀魯二省，掀起全面騷動。匪衆頭紮紅黃兩色包巾，腰束紅色布帶，焚教堂，殺教士與教民，拆電線，毀鐵路，不論何人何事，只要沾上「洋」字，立予徹底摧毀。端王載漪、莊王載勳、大學士徐桐、剛毅、刑部尚書趙舒翹等，信仰甚篤，謂當戰時，其人馬高達丈餘，刀若門扇，不畏火器，衣服縱爲槍彈所擊斑斑如雨點，而身無損損，甚誇其忠勇可恃。義和團利用北方民間仇視教民心理，既以仇教滅洋爲名，誣指光緒帝爲洋教主、二毛子；蓋因其戊戌變法，效法外洋，爲帝之大罪；且帝以「拳匪不足恃，若偏啓釁，必無倖全」。而慈禧太后憤於戊戌政變，康有爲、梁啓超逃

逸，由於英人所助，同時，慈禧太后意欲廢光緒立溥儀，而因外國公使的反對，未能如願，由是深恨洋人，乃欲利用拳匪仇洋心理，達其排斥外國勢力之目的。雙方互相利用，方使義和團運動由民間發展到官方。

慈禧受惑煽動仇洋

在此演變過程中，徐桐與崇綺是兩個極重要的人物，彼等均以期圖「援立」而迎合慈禧心理，視光緒如眼中釘，大阿哥溥儀雖尚未立，此兩野心家却已被列名於「商山四皓」之中，成了溥儀的佐命勳臣。拳亂劇烈時，徐桐並主張多殺幾個像許景澄、袁昶這樣的二毛子，好爲天下除害（許袁兩人反對縱容拳匪被害）。故徐桐與崇綺一直被洋人視爲釀釁啓衅的元兇首惡之一，與剛毅、載漪、載勳等人，厥罪惟均。啓秀雖出身翰林，却胸無點墨，爲希顯達而攀附徐桐。趙舒翹、剛毅導拳匪入京後，稱之爲義民，慈禧太后召見其頭目，所謂大師兄，予以嘉勉，並賜銀十萬兩，以示慰勞。

士大夫之諂諛干進者，爭以拳匪爲奇貨。城

中壇場殆遍，各大寺觀皆設大壇，近邑無賴及販夫走卒等多棄業習拳，紛趨京城，不下十數萬人，裹紅巾，纏紅帶，手持刀矛，多為二十歲左右的青年，橫行無忌，兵士見之，起立致敬，如奉神明。民商各戶，隨意闖入，予取予求，無敢拒阻，同聲與洋人洋教為仇，誓不兩立，將洋人、教士、教民分稱大毛子、二毛子與三毛子，殺之無赦。而且一見穿洋布，或用洋傘、洋油的，甚至用一支洋燭，或一根洋火柴，都說是二毛子，非殺不可。西四牌樓、銀錠橋、恭王府街等處教堂均被焚燬，火勢冲天，日夜不息。火延鄰近民商宅舍，遭受池魚之殃，只有西什庫天主教堂，雖亦被侵，倖未全燬。其殺人放火，謂之行善，而助其焚殺者，謂之助善。正陽門城樓亦燒，東西荷包巷所燒，尺椽不存，城牆被薰為赭色，火燄且越牆而入，燒及東交民巷口之數文坊，彷彿秦末咸陽之一炬。

正陽門外各大街商場，為京城最繁盛處，焚燬四千餘家，火延城關，兩三日不滅，精華為之殆盡，至是各界人士始恍然驚悟拳匪之不足恃。朝廷曾於四月間遣趙舒翹往直隸省各屬察看義和團之虛實，三日而返，其行徑殆如唐明皇派瑒琳之媿安祿山，謾言無他而已；又遣剛毅往視，半月不歸，及歸則又如唐昭宗派崔胤之召朱全忠，引狼入室。這樣瘋狂暴戾的勾當，致惹彌天大禍，殆至禍發之後，無法處理，於是被殺的被殺，貶黜的貶黜。當時民間傳出一副童謠式的對聯云：「榮祿裕祿碌碌無用，南廷北廷廷廷無能。」足見其時當局之糊塗昏聩。

大毛二毛俱遭殺害

拳匪之亂，災害慘重者，除京津之外，（一）直隸省宣化府所屬各州縣，天主教教民被殺，老幼無遺，教堂及教民產業均被破壞，慘酷無比，復以拳匪乾坤兩派內鬥相殘，殃及不少良民。

（二）山西省壽陽與太原，因教案被洋人指名撤換之山西巡撫毓賢，突於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，調至傳教最久，西方教士最多之山西，出任巡撫，毓賢唆使義和團暴戾徒眾，焚燒壽陽教堂，活活燒死畢收師與其妻女司女教士兼醫師及其小孩等四人。翌日，毓賢下令太原全城西洋教士，一律遷至鐵路公所，接受官兵保護，教士們報到之後，全體被帶至巡撫衙門大堂，被衛隊及拳匪亂砍亂刺而死。是役，血洗山西巡撫衙門，死難教士，計壽陽教會十四人，內地會五人，大英聖書會六人，大英浸禮會十人，天主教神父十人，華籍教友七十人，總計一百五十五人，各地教案誅戮之慘，當以太原為最。毓賢復派清兵與拳匪到北門天主教堂放火燒燬深遠廣闊的修女院，並將院內中西修女二百名，押解到桑棉局，全部慘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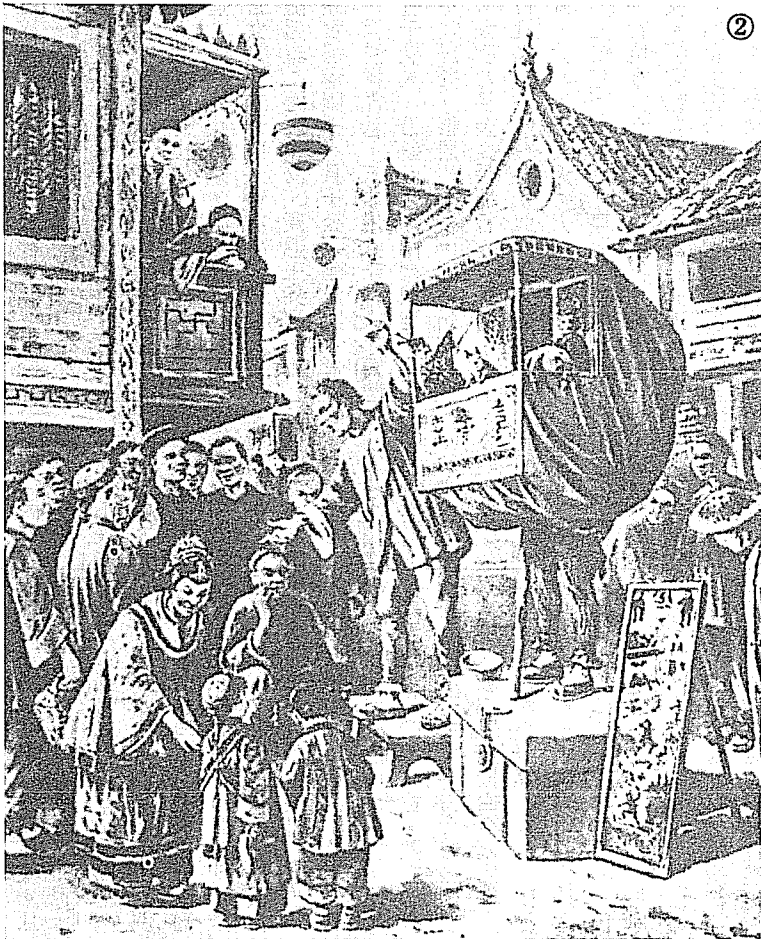
七月十三日，太谷縣公理會教士六人慘遭殺死，華籍教民被搜殺者，難以勝計。教民黑名單中並有孔祥熙名字，孔祥熙適由直隸省通州潞河學院畢業回里，拳匪四出搜捕，揚言一旦抓到，立即處死。幸承時任榆次縣知縣之叔父孔繁杏託詞回太谷搬運器物，用榆次縣署全副執事，鳴鑼喝道回至太谷，把孔祥熙裝入底部穿洞的大木櫃，由孔知縣與一羣衙役押離太谷，駛往榆次，得

免於難。

聯軍縱兵姦淫劫掠

戴漪等倡言圍攻外國使館，盡殺使臣。五月十五日，董福祥部回軍由南苑奉調入京，進永定門時，適日本使館書記官山杉乘車出城，相遇於途，被刺致死。五月二十三日，德國使臣克林德為戴漪所部虎神營所殺。

德、日、俄、英、法、奧、美、義八國，以得其使臣致電告急，遂相約遣海軍艦隊二萬五千餘人，陸續來華，於五月中旬，集結天津大沽口外。六月二十六日，攻佔大沽砲臺，二十八日，進陷天津，市內瓦礫狼藉，死屍遍地。緣自拳匪猖獗以來，津市不斷焚殺，河北大街已於三月初被火重戕，外國民商多家，慘遭浩劫外，官軍與拳匪撤退時，復大肆燒殺，自鍋店街末，估衣街起，直至針市街口，均係殷實商店，為津門精華所萃，焚燒殆盡，總車站、津海大道至小營門一帶，亦皆面目全非。聯軍分兵四出，進襲附近各地，肆行搜掠，並姦淫婦女。七月二十日，進佔北京，推德國大將瓦德西為統帥，下令大掠三天，京城頓時成了人間地獄。瓦德西進居紫禁城儀鑾殿，整隊入宮，見穆宗（已故同治皇帝）瑜妃，猶致敬禮，殿宇器物，倖少毀掠。八國軍隊分別劃定區域，作為地毯式的姦淫劫掠，內外城民商多受騷擾，士兵搶劫無數之銀洋元寶，達官富戶之書畫古玩珠寶珍藏，則被任意掠取破壞，混亂殘酷情形，慘不忍睹。武英殿被火，其他宮闕亦經破壞不少。後宮至民宅焚毀十分之三四，即



①義和團和清政府的新軍合影。

②義和團在沿途利用木偶戲進行扶清滅洋宣傳。

使房屋倖存，內存珍寶，盡為搬運，圓明園及寺觀曾為拳匪設壇者，悉予焚燬。拳匪動亂時，積屍於道，聯軍則驅華人負之埋於郊野，埋畢甚至予以擊斃，達官顯要亦時被迫負物率畜，凡人出入城門，都被苛刻檢查，檢查後，還須捱上幾個巴掌，才得放行。因德皇憤使臣之被害，出師時，曾誓於軍，謂：「攻破北京時，當以入野蠻國之法待之。」故聯軍官兵咸以勝利者姿態對待華人，極盡侮辱之能事。

首禍人物，崇綺於城陷後獨逃，眷屬留京，盡為聯軍驅至天壇，數十人輪姦，崇子葆初自縊，彼奔保定後，仰藥而死。怡親王被拘，既受筆楚，復令為士兵洗衣，督責嚴苛，不堪苦困，因而自殺。大學士徐桐住於東交民巷旁，屬日軍佔領區，禮部尚書啓秀住半截胡同，屬美軍區，徐桐自縊身死後，其子刑部侍郎徐承煜與啓秀均被日軍搜捕，以清廷對懲辦禍首不爽快為由，於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初八日，逕行綁赴刑場斬首示衆，辱國已極。

庚子七月二十日黎明，京城被陷，聯軍自廣渠、朝陽、東便等三門衝入，禁衛軍均潰，董福祥出彰儀門，縱兵大掠西奔。

慈禧率眷倉皇逃難

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，慈禧太后含淚挈光緒帝與隆裕皇后等少數宮眷，倉皇微服出奔，至西華門外，乘驛車出德勝門，當晚逃至貫市，始由光裕駝轎行敬獻駝轎三乘，光緒與貝子溥倫同坐一乘，太后與皇后同坐一乘，另由端王等共坐一

乘。因出奔倉猝，太后僅穿夏布藍衫，頭髮未梳，光緒穿黑紗長衫及黑布戰裙，鋪蓋行李均不及帶。由京城至貫市整天勺水未飲，無物可食，夜宿民宅，居民以小米粥與玉蜀黍進，手掬食之，而以充飢。時天寒，夜睡土炕，求臥具不得，村婦以舊布被進，人相枕藉而臥，狼狽不堪，可以想見。妃嬪宮女等均未帶出，只有少數太監隨駕，王公大臣隨扈者：端王載漪、慶親王奕劻、肅親王善耆、蒙古那彥圖王、貝子公爵剛毅與趙舒翹、溥興等，及神機虎營，八旗練兵千餘人，馬玉崑部保駕營千餘人，沿途商戶均閉門而逃，兵士無所食，掠於民間。抵居庸關後，延慶州知州秦奎良來迎，太后乃易奎良轎而行。

二十四日抵懷來，縣令吳永聞駕至，倉皇泣跪縣署大堂側，太后入居吳太夫人室，帝住簽押房（縣令批辦文書室），皇后住吳永子媳室。時太后飢甚，手拍梳桌，命進食物，蓋出京數日，僅食雞蛋三枚。隨啓倉自取梳櫥，由吳夫人為之梳頭（吳夫人為曾文正公國藩之孫女，曾紀澤之女）。旋命光緒帝親降朱諭，派吳永迅往東南各省催供糧餉，以典史暫攝縣印。吳永進燕窩席，並進漢裝女衣（吳永亡母柯太夫人所遺之呢夾襖）及自己的馬褂與夾袍給光緒與大阿哥。從此始由各地方官陸續奉獻所需，兩宮生活方稍安適。

皇室部隊慘遇匪盜

二十五日進沙城，宣化府知府李勸道進轎轎，進旗裝，並通令各地備御膳，用上八八酒筵加一品鍋一箇，早膳則黃糕（糯米或黃米）一碟，杏

仁茶一碗，王公大臣通用一品鍋，另四色菜。且特別註以多備小米菜豆粥，因聞御膳並不欲下嚥，而以小米菜豆粥為常餐。二十六日駐鷓鴣驛，二十七日入宣化城，駐蹕四日，居上谷公所，供應較好，召見縣令，面予嘉獎。八月初一日，啓鑾離宣，晚宿懷安縣屬左衛鎮，縣令張良暹前來迎駕，初二日至懷安縣城，駐文昌書院（以後之縣城第一高級小學）。該縣為籌辦接駕事宜，特設支應局，委紳士徐名甲主持，書院山長唐晏協助，各級餐饌，悉依宣化府知府所示供應。晚餐時，御膳甫上，衆太監即將廚房大搶，雖經縣令叩頭殷懇，而王公大臣有至夜竟不得食者，聞以索賄不遂之故。扈駕入城部隊，則由各商店供應饅頭、米飯、菜豆小米粥與小菜等。次日，西行往晉，經天鎮於八月初六日至大同，十七日抵太原住二十日，聞聯軍進犯山西，於閏八月初八日，又啓蹕赴陝西，閏八月二十六日過潼關，九月初四日到西安駐蹕。

隨扈各軍，輒亂旗靡，多無紀律，沿途橫加劫掠，強暴婦女，甚於盜匪，居民聞風遠避山村，十室九空，其無力逃避，或躲避不及者，婦女懸樑或投井自殺者，數不勝計。而逃於山村，難覓住所之婦孺，蟻伏草叢，或樹下，雨露所浸，多患疾病，以致疫症流行，死者亦衆。鑾駕走後多日，潰兵流勇繼續不斷，地方飽受騷擾，損失慘重。

村民受害痛不欲生

八國聯軍既佔北京，復派兵分向保定、香河



①以「扶清滅洋」為號召的義和團在前往天津的途中。
②狂妄胡鬧的義和團年輕戰士。

、寶坻、獻縣等處，剿除拳匪，凡拳匪所在城鄉，悉遭焚掠。聯軍於九月十四日抵保定後，殺直隸省布政使（一省之行政首長）廷雍等人，毀城門，沒收庫銀二十四萬兩。保定城鄉三十里以內，均爲其屯兵之地，民間白晝被其翻箱倒篋的搜劫，入夜又在炮火連天之下，遭受痛苦。尤其可恨者，洋兵每到一處，見了華人，首先打手勢要女人，當時由十幾歲少女以至幾十歲老嫗，被洋兵姦污者，不勝其數，其中尤以義大利國兵士劣跡最著，奧地利兵次之。同胞受此凌辱，痛不欲生，有投河、投井、自縊等等，無慘不見。有些怕死而無骨氣者，在欲死不肯，求生不得之下，只好預備八桿旗幟，以期救急，美兵若來，便插上「大美國順民旗」，德國兵若來，則插上「大德國順民旗」。

九月二十一日，德、英、奧、義各國聯軍，由約克伯爵統率馬步砲隊二千五百餘人，砲車二十四部，輜重車七十餘輛，經沙河、昌平、延慶、懷來，直趨宣化，沿途除遇華兵悉予槍殺外，並焚燒官署，淫掠人民。宣化鎮臺何海峯知已革職道員沈敦和前在江南辦理洋務，人緣甚好，頗具聲名，且與德軍將校多有交識，急請張家口察哈爾都統奎順迅調沈敦和馳來宣化。其時，聯軍已將臨境，來勢洶湧，沈敦和單騎往迎，行至鷄鳴驛，與聯軍先鋒馬隊相遇，統兵官傳令逮捕，擬予槍殺，沈以西語侃侃解辯，正危急間，適德將蓋福榮馳至，見是沈敦和，承其力保，統兵官喜而與之握手爲禮。大隊入鷄鳴驛後，沈敦和偕士紳拜謁統兵官，力陳願備供應，求保城池，勿

縱部隊擾害民商，當承允准，並請沈敦和偕德將蓋福榮巡城。次日，沈敦和趁機商請統兵官保全宣化、張家口兩地，統將謂：「宣張二處，六七月間，均有拳匪仇殺焚殺。此行奉瓦帥命前來懲辦復仇，非疆城不足以蔽其事；且須西往歸化城與太原府洩忿，並捕殺拳匪，撫卹教民，救被困之英將周尼思。」語次，即派馬隊數百騎西行，又遣馬步砲兵一千餘人，先向宣化、張垣攻擊。沈敦和力挽德將再三婉懇，允代赴歸化城捕拳匪，並許保證銀一萬五千兩，將宣化城保全，洋兵不得入城焚掠。更許銀一萬兩、羊皮衣一千件，保全張垣上下兩堡。幸德將往來調解，始允傳令將西趨馬隊一併調至張垣再議。

塞上福星勸阻洋兵

九月二十七日，聯軍先頭部隊一千餘人抵張家口，二十八日午後，馬隊亦到張垣，至是全隊均到。沈敦和向其統將懇求借德軍步兵一百二十人，分布上下兩堡各城門口，並對各大貨店、錢莊、票號，當舖及各衙署護衛，沈君更陪警備營務之德將沙某日夜巡查，並捕辦隨隊華人之搶掠財物者數起，以是洋兵駐紮六晝夜之久，未曾擾害。惟駐軍之深溝街一帶，歹徒煽惑義大利兵燒燬當舖一家，淫掠亦所不免。十月初一日，沈敦和隨同察哈爾都統奎順與聯軍各將領會議，允於初二日撤兵，張家口遂得保全，沈敦和復應宣化鷄鳴驛官民之請，與聯軍偕行，至鷄鳴驛而返。

凡沈敦和所經過各地，均賴保全，而未及前往之沙城、懷來等處，淫掠殊難言狀。張宣民商

萬口同聲感激沈敦和恩德。沈敦和於十月初六日自宣化回張垣時，民商夾道跪迎者，約七里之遙。沈敦和下車答禮，一一慰問致謝，民商益感，僉議繪像建祠以報。察哈爾都統奎順當即專摺奏聞其事，十月十八日，奉旨：「沈敦和免予發遣，交奎順差遣委用。」繼派沈敦和總辦察哈爾特別區與張家口洋務局。沈敦和又於蒙古各地追獲五六月間俄商所失茶葉一萬四千餘箱，值銀五十萬兩，交還俄商，並捕獲拳匪頭目數人正法，優卹被難教民，招練護路警察營，維護洋商貨運與行旅。從此道路平靖，商旅暢通，羣稱沈敦和爲「塞上福星，朔方生佛」。十二月初二日，忽得上諭：「沈敦和着開復原銜翎，仍交奎順差遣委用」。蒙旗、張垣、宣化民商聞之，歡聲雷動，公議各製萬民傘、萬民牌者，不計其數。

山西兵災總算倖免

八國聯軍進佔津京後，首先要進攻山西。清廷恐懼萬分，認爲再攻山西，和議必不能成，阻止攻山西爲最急切問題，再則山西教案如能合理單獨解決，外交上就便利很多。同時，關於聯軍進攻山西，八國之間，主張分歧，德法義三國力主進軍山西，英美則否。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，清廷下詔罪己，命各地保護教民後，孔祥熙即離榆次，馳往北京住於其祖父在京之寓所。當時在聯軍總部擔任要職的葉守貞大夫 (Dr. Edwards 爲英國望族，家道富有，以虔誠信教，獨力捐資在華傳教三十年，深通中德法等國語文，在太原設立醫院)，聞孔祥熙到京，前往拜

訪，探詢其在太原醫院及山西拳匪慘害教士教民情況。孔祥熙詳為解釋，謂山西拳匪暴亂，完全應由巡撫毓賢一人負責，與一般平民無關。葉大夫聽了孔祥熙之報告後，隨告李提摩太 (Timothy Richards) 為英國有名的傳教士，在上海辦有廣學會，出版西洋名著，在華僑居多年，能說流利的華語，精通中國文字，能寫生動的華文。教案發生後，李鴻章在外交上很困難，為便工作進行，請其協助，代為折衝)，李提摩太次日即訪孔祥熙，兩人作了一次很深的談話。李對教案發生的前因後果詳切瞭解後，英美乃堅定立場，決定由聯軍要求清廷懲辦禍首毓賢，不再進軍擾民。於是聯軍進攻山西之計劃，就因外交之折衝而作罷。山西得免一場嚴重兵災，實為孔祥熙之力。

辛丑和約喪權辱國

清廷於八國聯軍攻陷天津，直趨北京後，即深自咎，急欲向各國認罪求和。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，任命甫調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之李鴻章為全權議和大臣(六月十二日方由兩廣總督調任)，並令慶親王奕劻、大臣榮祿協助。李鴻章以七十八歲高齡，自八月杪起在北京折衝樽俎，訂定和約，一直至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，方始議定條款，在北京簽字成立，習稱「辛丑和約」。

內容嚴苛無比，主要者：我國須懲辦禍首，賠款白銀四億五千萬兩，分三十九年本息還清，以全國海關稅及鹽稅作保(海關稅務司由各國

派員主管，鹽稅由各國監督)。北京城內劃定各國使館區，從大沽口至北京的砲臺一律拆毀。其他各地，包括華北及遼、鄂等省教案賠償，另由各該地方官署與教士委員會洽定。(李因辛丑和約憂勞過度，於九月二十七日病逝)。此外，李鴻章為求山西教案單獨合理解決，擬出庫銀七十五萬兩，作為山西殉難教士的撫卹金，交付李提摩太全權處理。惜以殉難教士全家被殺，無法撫卹，同時，殉難教會主持人認為教士傳教乃救人工作，絕不能因被害而接受金錢報酬，拒不接受

，卒以此款創辦西甯大學(山西大學)，後來解決山西教案第三款所謂：「罰款」中規定：「罰全省白銀五十萬兩，分十年繳納，每年五萬兩，撥充山西境內設立學堂，請中西有學問者總管其事。」

八月初五日，八國聯軍退出北京，德英俄日義法六國軍隊至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，始撤離天津，由新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正式接收，各國都統衙門(即聯軍天津臨時政府)撤消。

聖文
叢書

民國奇才交往錄

陳 頤 著 定價新台幣一六〇元

本書係名教育家陳頤教授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幽默大師林語堂、梁啟超的感情世界、徐志摩與林長民、八閩奇才辜鴻銘、海軍奇才嚴復、譚壇怪傑林琴南、詩壇奇才陳石遺、憶先師陳寶琛、懷戴傳賢老師、劉以芬老師的風範、中國之友伊芳廷、十硯老人黃任、蘇友仁志行高潔、憶戴仲玉兄、福建協和大學滄桑、江山任遨遊等篇，王成聖教授作序，內容精彩篇篇可讀，歡迎讀者購閱。定價新台幣壹佰陸拾元，優待中外雜誌訂戶祇收壹佰叁拾元，書款交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，立即寄書。